



王杰赞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杰赞歌

王杰生前所在部队通讯报导组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6年·北京

王 杰 赞 歌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 1/2 印张 88千字

1966年1月北京第1版 196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3)0.28元

目 次

新兵之歌.....	3
生产就是战斗.....	15
榜样和启示.....	28
苦练铁脚板.....	42
战洪图.....	55
深山里的战斗.....	71
他是病人 他是“医生”.....	85
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	98
身在练兵场 胸怀全世界.....	113
气贯长虹.....	127

新兵之歌

列车在平原上飞速奔驰。“呜——”，一声汽笛划破长空。

大暑刚过，平展展的田野里，青纱帐正在升起。车厢里有些闷热，可是二百多个小伙子好象忘记了暑热，新发的黄军装穿在身上，风纪扣扣得严严的，军帽戴得端端正正。每个人都感觉到从今天起，自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了，一举一动，应该有个军人的样子。

这时，一个脸型瘦长、嘴唇肥厚、肤色黧黑的年轻人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身子倚着车厢，目光注视着日记本上的几行字：

“人一生，以服从祖国的需要为最快乐。

服兵役为第一志愿。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为第二志愿。”

他的名字叫王杰，今年十九岁，是山东金乡县第一中学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在学校里，是有名的“三好学生”。七月十四日那天，同学们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迎接毕业考试。忽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九六一年秋季征兵开始了。听完动员报告以后，报名处人群挤挤，王杰好容易挤进人群，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在这天，他写下了自己的誓言。现在，他的心愿实现了。

列车前进着，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响声。王杰心潮起伏。家长的叮咛，老师的嘱咐，同学们的鼓励，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希望他当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人说，人民解放军是革命的熔炉，是一座伟大的学校。此刻，他正在奔向这座学校的途中。王杰和别的同学一样，怀着美好的愿望，盼望着在这所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一个红色的战士，学到一身本领。

“同志们，唱《我是一个兵》，一、二，起！”一个响亮的声音，压过车轮声在车厢里面响起。随着，小伙子们放开嗓子唱：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革命战争考验了我，
立场更坚定。……”

领唱的是新兵班的班长王来，是金乡县第二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他热情、活跃，在县里欢送新兵的大会上，他代表应征入伍的全体同学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答词。小伙子声音宏亮，态度坚定，除了讲一番应征入伍的伟大意义以外，末了，表示个人的决心说：“我虽然已经参加了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当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为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他的答词，博得了全场的掌声。一路上，他一会儿领导大家唱歌，一会儿进行宣传鼓动，使车厢里的气氛十分活跃。就在这样活泼、热烈的情绪中，王杰和战友们一起到达了目的地。这天，是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

在锣鼓喧天声中，新战士被迎入营房。老战士热情地帮助他们铺床、挂蚊帐、打洗脚水。一切安顿好以后，新同志有的伏在床上，有的坐在俱乐部里写第一封家信。写着写着，一

个共同的难题使大家停住了笔：究竟当的是什么兵呢？这个问题，不仅家长、师友们十分关心，每个新战士自己也迫切希望知道。可这一点，指导员偏偏没有宣布。大家议论开了。有的说：“上了八九年学，总不会叫当步兵。”王来马上接口道：“对！咱高中都毕业了，当步兵用得了这高的文化吗？”魏文奇是个机灵人，他说：“嗨，你们没看到营房周围坦克车隆隆地来往，老同志的汗衫上印着鲜红的坦克车吗？没错，准是开坦克的。”这一说，大家仿佛领悟了什么。王杰向来不大爱多说话，听了大家的议论，他觉得都有一定道理。他这才重新提起笔，告诉家里，自己是当的坦克兵，三年服役期满，回家可以开汽车，可以当拖拉机手。写完信，他从床头抽出笛子，悠扬地吹了一曲，满意地入睡。

谁知，事情偏偏出乎意料。

那天，王杰和魏文奇正在俱乐部里看报，指导员进来了。指导员，中等个儿，方盘脸，两道浓眉，显得十分威武。几年来，他接了几次新兵，深深知道这些学生兵的特点，他们有满腔热情，好学上进，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这几天，他发现有的新战士拿着新发的军裤向老战士换了坦克兵穿的马裤，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动向。他觉得这并不稀奇，问题在于加强教育。为了进一步摸一摸新战士的活思想，他亲切地拍拍王杰的肩膀问：“把你们留在工兵连怎么样？”

王杰是个十分好强的人，他虽然思想上还没有足够的准备，但却立即短促地回答说：“行！”回到宿舍，魏文奇悄悄地问王杰：“这怎么好，家信上都写了当坦克兵！”王杰考虑了一下，轻轻地回答说：“咱不告诉家里，就说这是军事秘密！”

这一晚，王杰顾不上吹笛子就上床了。

第二天，新兵分连。指导员进行动员说：“同志们知道工

兵是干什么的吗？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给坦克开辟通路，战场上那儿离得了工兵！当然，干工兵是要吃苦的，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就不应该怕苦，而且要能吃大苦。”指导员并不忌讳这个苦字，而且正面向大家讲清革命道理，因为他相信大家，都是有革命志气的好青年。最后，他强调应当服从党的需要，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好好地干。

指导员讲罢，连长宣布名单。王杰被分配在工兵营的新兵连。散了会，大家议论纷纷。特别是王来，简直象个打足了气的皮球，被扎了个窟窿。一见老同学，拍拍脰说：“干土工兵，啥技术也学不到。这下算是倒了八辈子的楣。”王杰思想也感到当工兵屈材，但他理智上完全同意指导员的教导。几天以前，王杰和他的好朋友分手时，他曾恳切地勉励她说：“青年人干什么工作都要起带头作用。”现在，问题临着自己，他能象王来那样轻易地背弃自己的诺言吗？他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后，终于佩带上领章，走向指导员的办公室，问指导员：“我现在算是个革命战士了吧？”指导员亲切地回答他说：“从外表看，你确是一个革命战士，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必须好好改造思想。改造思想最根本的一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

这天晚上，王杰反复思考了指导员的教导，写下了自己的体会道：

“‘做一个坦克兵好，汽车驾驶员也行，侦察兵、通信兵也可以。’这是我们每个新入伍的同志的一种想法。干这些工作认为是有前途。而做一个炊事兵、养猪兵、工兵，那简直不想干，认为这些没前途。其实，有无前途，在于你个人是否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心一意地为党工作。”

二

这时，全军根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热烈展开了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的“两忆三查”运动。对新兵来说，这是极其必要的一课。所以，新兵连里这两天大家十分紧张。回忆自己的家史，准备忆苦的发言提纲。王杰呐，昨晚在俱乐部里帮助抄黑板报，画同志们的家史，一直忙到深夜。

眼前，俱乐部的墙上贴满了家史，一堆一堆的人正围在前面看。正面墙上，张贴着横幅大标语，上写：回忆昔日苦，方知今日甜。忆苦会开始了。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曹建月。这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孩子。旧社会，家里地无一垄，父亲长年给地主扛活，母亲领着他串门要饭。鬼子扫荡时期，一把火被烧了房子，用刺刀捅死了年老的奶奶。有一次，母亲拉着他到一家地主家去要饭，狗地主放出恶狗张牙舞爪的向褴褛的曹建月扑过来，没等小建月躲进母亲的怀里，锋利的狗牙已经咬住了他的小腿。鲜血顺着小腿滴，泪水沿着脸颊流。母亲无可奈何，带着满腔仇恨护着孩子往家走。曹建月说到这里，把裤腿一捋，小腿上露出了狗咬的伤疤。八、九十双眼睛顿时集中在他的伤疤上。会场肃穆，除了“嗤嗤”的抽泣声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第二个忆苦的是朱玉沛。他从小也要过饭。别人要饭，好赖还有只篮子有个碗，他却连个破碗都没有，只得用一块破瓦片去讨饭。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上了学，读完了初中课程。

泪水湿透了手绢，仇恨充满着胸膛。这时，指导员站起来说：“同志们，这样的苦，在旧社会不只是曹建月和朱玉沛受

过，整个被压迫的阶级兄弟都受过。在座的八十多个新同志中，有六十六个人的父兄给地主扛过活，有五十六个同志被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逼得家破人亡。劳动人民受苦的根源是因为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压迫。劳动人民要解放，就要在党的领导下起来革命，进行阶级斗争，消灭阶级和阶级压迫。我们革命战士要为阶级兄弟复仇，为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战斗！”

王杰揩着泪水，一字一句地把同志们的苦情记在心头，这是一堂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课。过去，王杰在小说里读到过，在电影里看到过类似的情节，他总认为那是经过作家们编写加工的。今天，他从大多数同志身上，找到了例证。他具体地体会到阶级压迫的残酷。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站起来表示决心说：“同志们的苦，就是我的苦，我要替阶级兄弟复仇！”

忆苦会以后，连里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王杰一边学着，一边联想到自己的家庭。他家是中农，仗着一部分土地和一家人的勤劳，他从小没有吃过大苦。但是，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中农的地位也是极不稳定的。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爹曾被拉去当过挑夫。不久，还乡团又来骚扰，他家的房子被烧成了灰。从此以后，日子渐渐艰难。解放了，参加了互助组，光景年年上升。通过这一课，王杰初步懂得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压迫，同时，也开始感觉到自己和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志的阶级差别和这一身黄军装的份量。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应该为被压迫的阶级而战，为人类解放而战。可自己呢？连当个工兵还要挑挑拣拣。王杰脸红了！就在这晚的小组会上，他严肃地检讨说：“过去，我觉悟低，入伍带着个人动机，光想开坦克，学技术；今后，决心向同志们学习，听党的话，好好

改造思想，当一个真正的兵。”他特地把林彪同志的指示抄在笔记本上：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他不只一次地跟战友们说：“我出身于中农家庭，从小没受过大苦，我要加倍努力改造自己。”

从这以后，指导员从王杰身上发现了许多新的迹象：部队五点半吹起床号，他常常是四点多钟就起床。打扫好卫生后，一个人坐在柳树下，读报纸，看黄继光和董存瑞的英雄故事。晚上，俱乐部的灯光下伏案学习的人群中，又少不了他。全连军事课目测验时，五个人得了满分，王杰是其中的一个。

九月二十二日新兵训练结束。上级指示将新兵补入连队，参加国防施工。王杰向指导员请求说：“一定让我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在实际斗争中考验我。”说着，两手恭恭敬敬地把一张入团申请书递给了指导员。

三

机帆船乘风破浪地前进，波浪击拍船身，溅起丈把高的水花。岸上的房舍、烟囱渐渐地缩小。“喂——”一声长吼，一艘轮船从远处驶过。王杰和战友们坐在舱里，怀着新鲜而激动的心情，想着即将来临的考验。要不是行军纪律，王杰真想从背包上抽出笛子，吹奏一曲。

魏文奇触触王杰的胳膊说：“听说这次施工是开石头，这活，我们在家没有干过，够呛！”

王杰回答道：“跟老同志学嘛。”说罢，他从人群中看了看王来，只见他低着头，象是在那里想心事。

上了岸，到了工兵一连的老连队。连长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你们到了家啦！”

这是一个英雄的家，一个屡建战功的家。

欢迎新战友！



解放战争期间，这个连队曾经横渡长江，光荣地参加了捣毁蒋家王朝的巢穴——南京战斗。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连队出国参战，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并肩战斗，曾经出现了不少的英雄。有一次，在开挖坑道的时候，因为炸药缺乏，战士们用双手和石头作斗争。二排副排长，不分白天黑夜，在坑道里搬运石头，肩上磨出了血泡，手上裂开了口子，他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声累，光荣地获得了“石头大王”的称号。二排是三等功臣排。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日子里，全排同志吃大苦耐大劳，为坦克开挖坑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着，连长介绍六班的英雄事迹。六班是王杰所在的班，他听得格外仔细，生怕漏掉了一句。

“在朝鲜石岘洞北的战斗中，头上是瓢泼的大雨，身边是密集的炮火。部队正在为消灭346.6高地的敌人进行奋战，忽然，我‘215’号坦克陷进了泥坑。为了抢救坦克，六班的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在泥水里抢救坦克。他们连续战斗了三十多个小时，配合‘215’号坦克，击毁击伤了三辆美帝的坦克，光荣地立了二等功。”说到这里，连长指指身旁的副连长说：“我们的副连长，在那次抢救坦克的战斗中，光荣地负了伤，但仍然坚守岗位，直到战斗结束，表现了我军高度的英雄主义气概。”

入伍以来，王杰如饥似渴地读着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的故事，心里由衷地崇敬着他们。他把黄继光的照片，剪贴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下面端端正正地写道：

“啊！黄继光站起来了！在敌人的探照灯下，在敌人的照明弹下，在暴雨一般的子弹中站起来了。……向着仍在喷射着火舌的敌人的火力发射点，猛扑上去。……”

如今，他置身在英雄群中，作为英雄的亲密战友，他感到幸福，感到自豪。他勉励自己，应该向身边的英雄学习，象他们那样去战斗，去生活，去迎接施工任务。

施工现场黑沉沉，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石头的粉末。“叮一当—叮一当”，沉重而踏实的打锤声，从工地的各个角落里传来。王杰和杨洪江结成一个打锤小组。杨洪江是工兵连的老战士，无论打锤掌钎都有基本功夫。他关怀地对王杰说：

“你扶钎，我来抡大锤。”

王杰两手紧握铁钎，心情有些紧张。杨洪江把棉衣一脱，手上吐了些唾沫，抡起大锤，“当”地一声，大锤不偏不倚地落在钎子头上。王杰两臂一阵麻木，虎口震得生痛。石头上呢，只出现了个小白点。

两人打了一会，王杰说：

“让我来练练打锤吧！”

“你的臂力还没练出来，怕走了锤，慢慢再练吧！”

“不，老不练，啥时候才能学会！”王杰边说，边把柳条帽往后脑勺上一推，举起十二磅重的铁锤，对准铁钎，拘谨地打下去。只见铁钎轻轻地跳动了一下，石头却没有什麼动。打了几锤以后，脸开始红了，呼吸也感到急促起来，手上鼓起了一个一个的水泡。杨洪江见状，忙说：“来，换换吧！”

他耐心地告诉王杰：打锤要掌握稳、准、狠三个要领，并且作示范动作给王杰看。王杰一边掌着钎，一边看着杨洪江的动作。突然，水花夹着石粉，溅得王杰满脸满身，打得脸上的皮肤生痛。原来打在水眼上了，王杰没顾得这些。

休息的时候，王杰抓紧时机练习。直到休息完毕，他仍然不肯放下锤把。他对杨洪江说：“你给我数着，看我一口气能打多少锤。”说着抡起大锤，一锤二锤，一直数到七十锤，豆大

的汗珠，从额上往下掉，衬衣湿得象从河里捞起来一般，心脏剧烈跳动，两臂仿佛失去了知觉，他这才停下锤，喘了口粗气。

这一天，他们小组穿孔的进度是七十厘米。杨洪江赞扬地说：“头一天下工地，成绩不错。”王杰不好意思地答道：“离领导上规定一米二的指标还差一大截呢！”

一连几天打锤，王杰累得两只胳膊都发肿了。手指头上的神经被锤柄震得有些麻木，十个指头弯弯地象两串香蕉，拿筷子都感到困难。每天收工回来，光想躺下睡大觉，连吹笛子的情趣都没有。可他仍然咬紧牙关。

一天，魏文奇在海滩见到他说：“瞧，这手指头还能伸得直不？当工兵真是苦！”

王杰的手指何尝不是如此。但他对魏文奇最后那句话，表示不满。说：“咱可不能挑挑拣拣，万事起头难嘛！”

魏文奇没作声，心想：“呵，这下你倒进步起来啦！”

一天，收工回来，王杰把铁钎插在石缝里，正在练习抡大锤。指导员拍拍他的肩膀说：“怎么样，能顶得住吗？”

王杰回答道：“就是怕走锤出事故！”停了一会，又说：“工效那么低，老同志的成绩都被我拉下啦！”

指导员安慰道：“一锹挖不成一个井，一口吃不成个胖子，重要的是不怕困难，坚持下去。”

晚上，指导员给大家念了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要大家学习愚公的顽强精神，按毛主席的教导，在困难面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的话，使王杰精神一振。他特地向指导员借来了《愚公移山》单行本，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孜孜不倦地念着，把其中有关的段落工工整整地抄录在日记本上。

思想上有了一盏明灯，眼睛也亮了。在工地上，王杰常常

看到连长和指导员，不分昼夜地和大家一起干活。连长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因为闹胃病，人瘦得很，但是为了巩固国防，他奋不顾身地顶班劳动。还有，共产党员张宪元，个儿不高，人也很清瘦，可人家干活就是有股子劲。王杰觉得向英雄学习不应当停留在口号上，应该见之于实际行动。从此，他劳动时，总想多干些活，多出点力。有时，轮到他推小车子运石渣，他车装得满满的，一趟又一趟，脚步象穿梭一般。同志们劝他少装一点，他不听；同志们要替换他一会，他不干。全班休息时，他却放下车，人坐在车上，生怕别人把他的小车推走。同志们开玩笑说：“小推车给王杰‘霸占’啦！”

星期天，王杰和魏文奇等几个人结伴到镇上去。王杰没有去看电影，也不逛商店，却特地跑进新华书店买了两本《愚公移山》的单行本。

魏文奇一旁说：“买一本就够了，那本是给谁捐的？”

王杰没有回答。

回来的路上，王杰把新买的《愚公移山》塞到魏文奇手里，说：“这本是给你捐的。今后咱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魏文奇感到温暖，同时也感到惭愧。

从此后，王杰不断地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伟大的精神食粮。从此后，连队的会议上常常听到指导员表扬王杰的语言。

三个月的工程完毕后，王杰和朱玉沛同时被评上了打锤能手，记了“五好”。王杰还受到连部的口头嘉奖。离开工地的时候，大家都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胜利地战胜了顽石，通过了第一次考验；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为祖国的铜墙铁壁增添了一钉一铆。但也有个别人例外，他就是那个高中毕业生王来。部队回驻地不久，他申请离开部队，说是高等学校录取了他，他要去入学。这时已是一九六二年一月间。